

他是六十年代跳得最高的中学生，是一生结缘清华的“清华之子”。他去世后，前总理朱镕基送了花圈。

## 跨越云端

——记清华之子陈小悦（上）

○ 阎阳生



阎阳生

他是北京市中学生跳高冠军，这一纪录保持了十一年

去年冬至，陈小悦送给我一本《家在清华》，全由清华大学教授的子弟细细道来。陈小悦的一生虽然波澜迭起，但还是一个典型的清华子弟。他1947年1月出生，不到一岁就随父母来到清华园，从清华幼儿园、清华附小、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从讲师到博导教授，直至出任1984年成立的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院长由前总理朱镕基兼任）。

如果没有在清华附中遭遇红卫兵的成立，如果没有闯关东走陕北的下乡经历，他的人生履历或许就可以到此为止。但正是这“文革”十多年的烙印，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并成为40后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偶像。

和他一起在清华园长大的张美怡，是后来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光斗的女儿。她回忆：“那时我们还刚上幼儿园，儿时两小无猜，我还依稀记得和小悦手拉手上幼儿园的情景。我们这些高个的孩子常被选去跳舞表演。即便还是在幼年，小悦已表现出兄长的姿态来保护女孩子。”



1953年，清华幼儿园在颐和园大戏台演出，右三为陈小悦（石宏敏供图）

在颐和园大戏台表演的照片上，陈小悦裤子显得太短，表情严肃像个大小人。照片上的女孩子个个花枝招展穿着皮靴，好像是跳新疆舞，男孩子戴着花帽摇着铃鼓。四男四女分站两边，其中有华罗庚的女儿华苏、张光斗的女儿张美怡……

他们的父亲大都是从海外回到新中国的教授，那正是知识分子春光明媚的50年代。陈小悦的父亲陈梁生，是清华大学少有的哈佛博士毕业生，二战后期加入了对日作战美国海军，后在天津登陆，结识了大学生高恬惠并结婚。1948年他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从哈佛来到清华任教授。他桃李满天下，指导过的学生有的后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

从清华幼儿园到清华附小顺理成章。孙立博回忆少年陈小悦：“那双爱拍洋画可是老输的小胖手。（我们）坐在他家走廊里一起看着《西游记》、《三国演义》。他歪着脖子拉小提琴。他家养着鹤鹑。他在业余体校训练中累得腰酸腿疼，也不肯服输咬牙挺着。”

陈小悦1960年以第一名考入清华附中初中，成绩是202分。丁爱笛告诉我，陈小悦之所以比满分还高2分，是因为他居然做出了一道“极限”的附加题。他有一次和陈小悦踩着铁管过校河，不小心掉到河里。他捞起陈小悦的大书包，竟发现有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借来看了三天，觉得像天书一样。

陈小悦上高中时，地处北京西郊一隅的清华附中已经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而这时作为清华附中精英教育的精品，陈小悦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奖项。他品学兼优，是数学竞赛

和外语竞赛的第一名。因为他平时只看原著，外语考试已经无法对他评分。

他身高1米85，双腿修长，在中学生运动会上两次夺得跳高冠军。在清华附中，他成为全校同学英雄般的偶像。在走廊上，低年级学生让开道路追随其后；在操场上，女生们远远地欣赏他做准备活动和练习过杆。

陈多丹回忆说，第一次看到陈小悦，是在校运会的开幕式上，校长向代表北京市获得初中组跳高全国冠军的陈小悦颁发一双跳高鞋。从小学到中学，跳高冠军成了陈小悦的代名词。小悦那时的身高已近1米80，在同龄人中格外显眼。他快步跑上了主席台，短短的学生头发、浅浅的微笑、颀长的双腿，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1965年，清华附中跳高队由陈小悦领衔，一起参加清华大学校运会。比赛到最后，场地上只剩下8位运动员，有7位都是附中的选手。身高才1米68的陈多丹跳过了1米70，小悦更是征服了1米80。虽然附中的学生不计名次只是测验，但给当时大学生们的震撼可想而知。

但是此时的陈小悦并不张扬，在同学的眼里甚至有些孤独。他是清华附中的骄傲，但并不是领导树立的榜样。在那个时代，榜样是那些品学兼优又出身好的干部子弟。他跟我说：“第一，学校也没有给我吃什么偏饭，我也不需要再怎么培养。第二，就是出身有一些问题，学校对这事心里也是很明白的。”

那时运动会高中分甲乙组。高一时他跳过1米76，取得乙组冠军。高二时升入甲组，学校觉得他理所当然地应当蝉联，结果他冲冠失败。校领导找他谈话，提醒他说，是不是骄傲了。

这一年，陈小悦感到压力，默默地读书和训练。1966年5月中学生运动会，他跃过1米80的横杆再次夺回全市冠军，成为全北京几十万中学生中跳得最高的人。由于紧接着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项记录保持了十一年。

### 一夜之间他变为“修正主义接班人”的标本，亲眼目睹了母亲被批斗

1966年5月，红卫兵在清华附中产生。几乎一夜之间领导垮台权威扫地，陈小悦也从德



1966年，陈小悦过杆夺冠瞬间（萌萌供图）

### 陈小悦

1947年1月5日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88年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国家会计学院院长。还曾任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教育分会会长，是中国现代会计学的创始人之一。2008年中被发现身患癌症，于2010年3月19日23时1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63岁。

智体的标兵变成“修正主义的苗子”。这种突然的落差，给他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可想而知。

“再就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了，说他是美国特务。我父亲那时在美军还真是做情报工作，把收集到的资料，包括大量地图上的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倒过来。”父亲在美军的历史在文革中被说成“特务”，是陈小悦从高峰跌落的转折点。他的叔叔陈朴生，在50年代曾任台湾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

他亲眼目睹了校长万邦儒被打，而万邦儒曾经是清华附中“一条龙”改革的绝对权威。挨打的还包括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邢家鲤。他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操场上一大群人。他（邢家鲤）一走到操场就把眼镜摘下来了，放到了口袋里，因为他知道要挨打了。”

但是最使他痛苦的是母亲高恬惠被打成“叛徒”。她当时就在清华附中当老师。母亲在学校是师道尊严的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家里是勤俭持家的慈母。陈小悦的弟弟陈小茁回忆：在食物奇缺的“三年灾害”时期，她总能想办法买一些高价食品，藏在家中慢慢分给我们三个孩子吃。那时上初中的小悦，正是长身体食欲旺盛的时候，不管母亲把食品藏在什么地方，小悦总能很快找到，然后一扫而光。

现在看着母亲穿着破旧衣裳，在大太阳底下拔草，作为家中的长子、学校的尖子，他却无能为力。陈小悦思想上受到怎样的压抑与打击，可想而知。当时红卫兵既把他当成打校领导的靶



1947年，不满周岁的陈小悦和母亲高恬惠。（萌萌供图）

子，又想当成反戈一击的武器。但他远离各派的拉拢，坚持独立的思考和孤傲的人格。

荒唐岁月中也有逍遥的时刻。“文革”中，清华“臭老九”的孩子闲散在家，只能打篮球、下围棋、找禁书。那时清华子弟攒了个篮球队，每天下午都出去约球。陈冲（当时陈士骅副校长的儿子）回忆：小悦反应出色弹跳超群，甚至敢挑战体育学院的本科生。清华下围棋的圈子已经盛不下小悦，竟撵掇他跟陈祖德杀了一盘。是役，陈小悦面对中国棋坛第一人毫无惧色，竟每每挑起厮杀。结果当然是惨败，但亦足够壮烈，令围观者大呼过瘾。

那也是他读书最杂的时期，为彷徨的心灵寻求出路。他不仅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问题长期压抑，也看到了干部子弟的瞬间跌落。他回忆起挚友杨力明的父亲是北京电力学院的领导，被造反派逼得坠楼。陈小悦无力对抗“出身”，只有用行动表白自己。

**他闯关东下陕北，挑着上百斤的粪筐超过了所有的山地农民，但也创下了过年一气吃130个饺子的记录**

1968年初，“老三届”各谋出路。陈小悦和丁爱笛等几个同学割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到最艰苦的北大荒，但遭到当政的军宣队拒绝。后来知道仍然是出身问题，因为北大荒是敏感的中苏边界地区。

但他们还是扒上了去黑龙江的火车，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

在宝清县完达山853农场，陈小悦们创造了一天装车的最高纪录：一包250斤，一车60包，一天26车。他对机械着迷，改造了康拜因，能降低15%油耗。10年后他果然上了清华汽车系，但当时厂长却迟迟不予推广，后来才在一再催促下交了底：他属于“黑老九（反动知识分子）”子弟，要控制使用。

这使他们倍受打击。这时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他和丁爱笛又扒上入关的火车，要当“地道的农民”。但因为没有车票和查票的列车长发生争吵，到山海关被赶下火车。这还算客气，同车被抓的逃票农民，必须扛石头偿还车费。

在山海关，陈小悦发现兜里还有2元钱，他们做了如下事情：吃了一顿饭，好像是高粱米加冬储菜，一人几角钱；在山海关城楼照了一张相，上面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下面是一对飘零青年，陈小悦双眉紧蹙但不低头。

在满足了物质和精神需求后，他们到了本溪。到本溪是看望同学张少波，他出身好，先期分配到那儿进了工厂。他乡遇故交，张少波炖肉烧鱼开罐头，并声称一个月30多元工资根本花不了。稳定和漂泊，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活生生的反差就在眼前。它给在学校高居榜首的陈小悦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而他们的下一站，是陕北黄土地。

他说，“从黑土地到黄土地”，那是命运多舛四处奔命的年月。随着郭路生诗中“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中学生作为一个整体下到农村。我在父亲被关的最后一刻，带着他的信投奔了38军，正在山里打坑道。而小悦则在1969年1月19号，经过六天的行程到达了陕北农村。

“陕北的冬天很冷，冰天雪地，料峭春寒，我们走在除了我们再没有任何人的山坳里，不朝阳的地方是白皑皑的积雪，河沟结着冰，两边的山崖上只有黄色，天空也是阴沉的。小悦和我们一起唱歌，唱的是‘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召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唱的是‘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对于那段岁月，段北星如此回忆。

陈小悦的俄文歌被公认是专业水准，不仅



是用原文，而且把俄罗斯那种忧郁、悲凉和厚重，深深地植入性格和命运中。

那天，他们到了延川县关庄公社，才知道必须男女搭配。结果陈小悦等6个男生和我们班的8个女生成成了仅剩的两个组。彭晶莹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的组合就比较晚了。张家河离公社最远，别的队都把学生领走了，天都擦黑了，村里来人才到，把我们这8个女生（和陈小悦他们）6个男生领走。”

刚进村时没有柴禾烧，要去十几里外的山里刨树根、砍荆棘。当这些女同学沿着大号解放鞋的足迹找到陈小悦他们时，热汤都快结冰了。挑担子赶集，赶骡子拉粮，下水库游泳，送女生看病……这实际是清华附中的延续，只是在学校只能仰视陈小悦的女生们，如今成了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农民。

陈小悦一米八几的个子，几十斤的粪筐，十几里的山路，一天要往山上送好几趟，干了一辈子的村民没有敢和他叫板的。在圈里起粪，羊粪和汗水味交织在一起。往地里倒下粪，湿透的衣服被北风一吹，瞬间全身冰凉。

每次队里评分的时候，他和丁爱笛都是满分十分。第二年，队里获得丰收，他被推选为会计。他小本记账大斗分粮，认真做事本色做人，把“公平、公开、公正”立为对得起自己一生的做人准则。

清华附中的精英教育，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学习和体育的竞争精神。物质和精神的贫瘠更刺激了读书的渴望。白天顶着太阳干活，晚上点着麻油灯看书，短短两年，陈小悦把大家带的几箱子书读了个遍：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从《资本论》到《资治通鉴》。

陈小悦清华园的发小籍传恕曾到他的窑洞探望：但见土炕的被子旧衣脏袜滚成一个蛋推到墙角，炕上却是到处伸手可触及的各种书籍。书堆里夹杂着一本本黑色硬皮的笔记，写满了小悦的读书心得。秀丽的赵体行书跃然纸上，“卧龙岗”三字便跳出脑海。

苍白的岁月，也爆出小悦不少趣事。无数人证明，常年缺油饭量奇大的陈小悦，过年一气吃了130个饺子。但他入乡随俗用土疙瘩解手，以致患痔疮动手术住院。

后来，陈小悦被分到延川县无线电厂。他在延安地区运动会上夺得了冠军，并且结识了



1976年，陈小悦在延安体育集训队认识了女排主力郭凤梅并结婚。这是他们回北京的结婚照。



1968年春，陈小悦（右2）和几个同学写血书，来到宝清北大荒853农场，开始了黑土地的生涯。

一起集训的女排主力郭凤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招工进城、结婚生女，笨拙地给孩子换尿布，精确地用奶瓶配奶液，生活仿佛有了起色。但也有人看到，当大家打牌侃山时，他独自缩在一边看书。

在窑洞的麻油灯下，他在读书之余苦苦思索。在田里扶犁，老乡吆喝着老牛：“你们城里人，最后还是要回城的。”在地头喝粥，老乡认交公粮，“可凭什么你们城里人把细粮都拿走，光让我们吃粗粮？！”

陈小悦说：“我们其实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农民要求的其实也正是我们要求的。”但决定几代命运的，却是一纸身份。他说：“延安的经历重新塑造了我的价值观。”三十年后，他重回张家河，捐资助学、烧香上坟，又匍匐在这片把他熬炼成男人的黄土地上。

（阎阳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独立撰稿人。曾任《中国工商》杂志社总编。）